



父 母 必 读



安·谢·马卡连柯 著

耿 济 安 译



人民教育出版社

父 母 必 讀

安·謝·馬卡連柯 著

耿 济 安 譯



人 民 勤 力 出 版 社

本书是苏联杰出的教育革新家馬卡連柯的一部教育文艺著作。在本书里，作者把日常生活的插话、生动有趣的故事和家庭教育理论融合在一起；对于家庭教育的各种方法，父母和子女的各种类型也作了细致而深刻的教育心理学的分析。在“馬卡連柯全集”里，本书是编在第四卷的。

本书正文前附有苏联符·科耳班諾夫斯基教授的长序。

*

A. С. Макаренко

КНИГА

ДЛЯ РОДИТЕЛЕЙ

ИЗДАНИЕ ШЕСТОЕ

*

УЧПЕДГИЗ

МОСКВА—1956

本书根据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部教育出版社
1956年莫斯科俄文第六版译出，译时还参考了
1954年莫斯科外文出版社的英文版。

*

父 母 必 读

〔苏联〕安·谢·马卡连柯著

耿济安译

*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装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 字数 300,000

1957年5月第1版 1958年2月第2版

1980年3月第7次印刷

印数 76,001—129,000

书号 7012·044 定价 1.30 元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22
第二章	40
第三章	64
第四章	99
第五章	120
第六章	180
第七章	262
第八章	312
第九章	364

序

家庭教育問題是一个最困难和最少加以探討的教育学上的問題。每一对年轻的父母通常总沿用着父亲和祖父傳統武器庫里的有效經驗，来提心吊胆地从事这种既复杂而又責任重大的教育子女的工作。

在个别的的情况下，在面临着某种困难的时候，缺乏經驗的父母就求助于旁人的、往往是靠不住的忠告，有时甚至是为害非淺的忠告。

在父母对教育工作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在他們不善于理解儿童心理发展的复杂过程的情况下，在他們本人对社会所負的責任缺少明确的認識的情况下，隱藏着家庭教育的錯誤、失敗、甚至于灾难的因素。

因此，我們苏維埃社会人士曾經以极大的注意和感激的心情来欢迎杰出的苏联教育家和作家安东·謝妙諾維奇·馬卡連柯在1937年出版的“父母必讀”一书。

馬卡連柯怀着在家庭教育方面帮助父母們的热忱，决定談一談他的教育儿童的經驗。这是极为严肃而又責任重大的一件事情。

作者本人在开始写这部新著作的时候，曾經謙虛地問自己：“也許写这本书是一种过于大胆的嘗試吧？”他显然意識到了自己的任务是极为困难的这一点。

然而，馬卡連柯有一只帮助他在困难的路途中能正确辨别方向的指南針。这并不是什么胆大的嘗試，而是一种无畏的、共产主义的果敢精神。

*

*

*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家庭是教育上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們为儿童设置了广大的托儿所和幼儿园网，还在普通学校实施普及教育，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孩子仍有不少于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家庭里面度过的。因此，一个孩子在家庭里受怎样的教育，这种教育是否跟儿童教育机关尤其是跟普通学校的教育原則与方法一致，或者在教育事业上教育家和父母之間有沒有联系，这些問題对于社会主义苏維埃社会人士來說都是十分重要的。

这些都是在我們的实际工作当中存在着的迫切問題。它們在学校召开的任何一次家长會議上都是必須討論的。

家庭教育学只有在最具体地估計每一个家庭的特殊性的条件下，才能够合理地建立起来。

在只能談到个别指导孩子的家庭里（甚至在家庭里子女众多的那些場合）、在采用某些教育方法时，就需要极大的深思熟慮和灵活性。标准、万能的处方、陈規旧套在这里是絕對不能容忍的。此外，也不可能有那种适用于家庭教育一切場合的普通教育指南。

在反对教条主义教育的同时，我們是拥护辯証的、具体的教育的。安东·謝妙諾維奇·馬卡連柯說：“每一个家庭有它自己的生活特点和环境，每一个家庭必須独立地解决为数极多的教育問題，千万不要利用那些現成的、取之于外界的处方，而是只能依靠苏維埃的生活和共产主义道德的一般原則。”

家庭教育問題中的教育辯証法的实质又在于：父母應該从估計他們所建立的生活条件出发、从認識他們的具有个别差异的子女出发，来独立地解决教育孩子的問題。家庭教育的任务應該从属于一个最重要的社会目的——这就是培养积极的、有觉悟的社会主义建設者。

安·謝·馬卡連柯的最大的功績就在于，他以“父母必讀”这

本书奠定了我們所需要的社会主义家庭教育学的基础。作者从对于教育辯証法的意义和任务的正确理解出发，并沒有强迫讀者去接受任何教育的准则。他只希望“……讀者在这本书里能找到有利的出发点来进行自己的积极的教育上的思考”。

这已經是非同小可之举了。解决家庭教育最复杂的任务的关键，是在父母的积极的教育思考和教育活动中間存在着的。

* * *

“父母必讀”并不是一部詳細的、结构尽善尽美的完整作品。它是由一系列主题不同、但是为作者的教育观点统一起来的独立的故事組成的。这些故事在本书里都有特別的意义，因为它們都有說明馬卡連柯教育学見解的特殊重要性。

每篇故事都用來說明一个重大的問題。馬卡連柯以自己的誠恳而深刻的信念、以自己的热情吸引着讀者；他以这种热情来维护新教育的原则。同时，馬卡連柯的原则性并不沾染教条主义。馬卡連柯一貫地忠实地于自己的任务，这就是指出家庭教育学上的各式各样的矛盾，迫使父母独立地作出結論，在子女教育事业中找到克服所存在的困难的办法。

馬卡連柯認為，“在我国，任何儿童的不幸和挫折，任何百分比的廢品，哪怕是百分之一，都不应当存在”。这种信念已經被我們的丰富的、号召前进的整个社会主义现实紀錄下来了。建立在新的社会主义經濟基础上的新的社会关系，以新的方式把全体苏联人民結成一个整体。我們都是为同一的共产主义目标而奋斗的人，都是創造全人类幸福的人。然而我們往往在个人家庭的小天地中感到束手无策。这种矛盾的实质在于：并不是我們所有的人都能够把个人同社会結合在一起，尤其在对待家庭的問題上，并不是我們所有的人都能把家庭看作不只是我們个人事务与舒适生活

的一种組織，而且是一个基层的社会单位，未来的人們，即社会主义社会的成員的性格，正是在这里受着异常重要的鍛煉的。

馬卡連柯把父母和教育家提到教育上的首要地位。在儿童教育事业上，他們起着主导的和决定性的作用。馬卡連柯警告父母不要把孩子关在家庭日常生活的紧密的籠子里。“仅凭有限的家庭影响或有限的父亲訓誡，还不够成为造就未来的人的資料。只有多种多样的苏維埃的现实生活，才是教育他們所需用的資料。”

在已經根本改变人們社会关系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家庭也起了变化。它取得了旧社会家庭所沒有的新的特点。这些特点是怎样的呢？这首先是人們的真正的爱情，这种爱情是使得人們結为夫妇的根本动机。先前曾經把婚姻变为一种变相的买卖契約的那些私有制見解，已經不复存在了。

苏維埃家庭和旧社会里的家庭不一样，它已經不再是私有財产的单位了。苏維埃家庭具有使自己的成員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得到滿足的必要的經濟和文化的条件，它能够以夫妇、以准备参加劳动的正在成长中的子女的个人劳动来創造自己的幸福生活。

家庭已經不再是一块世襲的領地，也就不再是拥有自己的妻子儿女的父亲或丈夫的唯我独尊的所在了。在苏維埃家庭里，丈夫和妻子是享有同等权利的；而在教育子女、即教育苏維埃国家未来的公民这方面，他們也对社会担负同等的責任。这个任务是父母的一項最重要的公民义务。

最后，苏維埃家庭是不能脱离社会而孤立存在的，它是社会的一个有机的組織，是跟整个苏維埃国家具有統一的目的性与共同的思想兴趣的一个基层集体。

“家庭是一个自然的集合体，同一切自然的、健全的和正常的集合体一样，只能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面才能繁荣发展，才能使全人

类和个人从正在摆脱的那些罪恶里解放出来。”

社会主义的家庭在巩固的过程中遇着各样的困难，它也有應該加以解决的各种内部矛盾。在許多場合，問題总不外是家庭糾紛的排解，有时，家庭教育中的最复杂的糾紛是不得不予以无情地一刀两断的。應該在每一个具体的情况中找出家庭冲突的出发点，以便逐步解除父母和子女之間所存在的不正常关系的癥結，消除家庭所面临的危險。

* * *

馬卡連柯是忠实行作为共产主义教育基础的集体主义原則的，他認為“苏維埃家庭應該只是一个集体。家庭如果喪失了集体的特性，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喪失它在进行教育和获得幸福方面的意义。”这种幸福却常常受到只贊成“独子制度”的人的危害。

馬卡連柯的一个故事里的主角——彼得·亚力山德罗维奇·凱多夫就是这种“独子制度”的原則上的拥护者。他在作者的描述里显得是一个有毅力的聪明人，既善于洞察人們的心理，又是一个从事細微的分析的能手。可是在某一点上，彼得·亚力山德罗维奇那种曾經在建設个人生活方面給了他不小帮助的智慧，却变成了本身的一种对立物。彼得·亚力山德罗维奇曾經是一个不坏的治理家务的人，在儿子維克托的教育上花了很多的工夫，而且，在原則上他不希望有很多的孩子。照他看来，一个大家庭只能培养出平凡的个性，而彼得·亚力山德罗维奇在幻想着杰出的个性，为了这个目的，“必須拿出父母全部的爱、全部的智慧和所有的能力集中……在儿子身上进行深入的工作，进行细致的教育工作是有必要的。这种創造性的工作无法施加在許多孩子身上。应当保証质量。而要保証质量只有把一个人的創造力集中起来才有可能。”——彼得·亚力山德罗维奇的論斷过程就是这样的。他迷恋

于个人的幻想，花费了不少的精力，以便为自己的独子的前途创设最有利的条件。儿子开始证实了父亲的希望。他正在成为一个具有大数学家的天赋的人。父母却不知不觉地变作自己儿子的奴隶。一切的钱财，一切的便利都给了他一个人。儿子正在成为一位杰出的数学家，可是，不正确的教育却使他变成了一个冷淡到连自己的父母也要加以轻视的利己主义者。事情的反面就是这样的。这虽然出乎父母的意外，却是彼得·亚力山德罗维奇那一具有原则性错误的教育概念在客观上必然会产生结果。

这篇故事是最有教益的。自然，独子不见得永远会成为一个冷酷的利己主义者。然而，“独子制度”在许多场合正在以严重的后果威胁着家庭，也威胁着社会。当一个孩子从幼年时代就开始成为家庭中心的时候，当父母经常为他的命运惴惴不安的时候，当他们仅仅为了使他不受任何困难而在各方面对他让步的时候，那么，几乎照例都会在这个孩子的身上发展个人中心主义和对周围环境无动于衷的态度，也就是，会发展所有那些跟新的、社会主义的人在本质上相反的性格特点。即使有时候在这些独子当中也会出现一些有天才的人，但也不足以抵消这些人所具有的许多有害的反社会的性格特点。

跟彼得·亚力山德罗维奇·凯多夫的这个不顺利的家庭恰恰成对照的是斯捷潘·杰尼索维奇·维特金的多子女的幸福的家庭。关于这个家庭的故事实际上很象一首牧歌。这不但是一个家庭，而且是一个建立在全体家庭成员的劳动互助和彼此友爱基础上的一种伟大的有组织的合作体。父母的爱和对于教育的关心在所有孩子的身上是平均分配的。年长的子女为父母分担了一部分教育年幼子女的责任。家庭里没有口角、争执与不和。同时，在这首牧歌里也没有庸俗的感伤情绪的痕迹。家庭正在对物质上的缺乏进

行严肃的、几乎是奋勇的斗争。在这场斗争里，维特金一家并不是孤立无援的。社会人士给了它以帮助。周围的人们对于这个经得起考验的家庭集体不能不寄予尊重和同情。

在维特金一家的孩子们中间是没有符合于凯多夫所理想的“特别杰出的人物”的。但是，他们中间没有利己主义者，他们没有任何人具有那种反社会的性格特点。可能，将来会在他们中间涌现一些卓越的学者、社会活动家和艺术工作者的。总之，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断言，他们当中的每一个都将成为社会主义社会有用的人。

两样的家庭，两样的结局。

马卡连柯是有意地把处在两个极端的家庭拿来作对比的。他并不畏惧这种极端性，而以令人信服的例子指出，把父母的爱集中在一个孩子身上是一个可怕的错误。“可以举出上百万的例子——是的，上百万的——来证明出身于大家庭的儿童所获得的巨大成就。”

“如果只有一个孩子，而且因为某种原因，不能再有第二个孩子，那怎么办呢？”

那很简单：“要一个别人的孩子，从儿童家里抱一个孩子，或者收养一个没有父母的孤儿；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不要想到他不是你生的，尤其是，请不要怪我这样说，不要认为你给了他很大的恩情。其实是他帮助你把势将倾颓的家庭从摇摇欲坠的危险中拯救出来的。不管你的物质条件多么困难，你一定要这样作，”——马卡连柯这样忠告说。这种忠告是以大量的实践为依据的，这种实践是许多除了自己的子女以外又把别人的子女当作自己的那样来教育的家庭所共有的。这种实践在绝大多数的场合都证明父母花费的教育精力是正当的。而实践，正如大家所知

道的，是真理的尺度。

* * *

家庭集体的完整性有时候受到父母之中的一人的出走——大部分是父亲的出走——的威胁。对于一个被遗弃的家庭来说，这种出走并不总是伴随着就产生物质上的缺乏现象。一个脱离家庭的父亲往往竭尽全力保证它的需要而且继续大力参加子女教育的工作。在这类家庭中，可怕的是它的被遗弃状态这一事实，是父母当中的一人拒绝每日参加教育子女的工作，拒绝给子女一份他们应得的天伦之爱这个事实。

馬卡連柯公正地说：“如果你打算生一个公民，而生了之后对他缺乏父母之爱的话，那就请你发发慈悲预先告诉社会说你要想耍滑头。”

馬卡連柯把一个被遗弃的家庭的问题当作社会的某种灾难的问题来看待。一个象这样失去父爱或母爱的孩子的命运还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一幕悲剧。一个被遗弃不顾的孩子将来往往将成为一个不能全面发展的人。因此，遗弃子女的父母，对于社会来说，是干了一桩卑鄙的勾当。

这本书里有一篇故事讲的就是一个被遗弃的家庭。

故事是平凡的，跟其他的许多故事相差无几：祝可夫——一位善良的、体贴人的丈夫、慈父和正派人——突然间把“航行的方向”从亚历赛耶夫娜那里转到了安娜·尼古拉耶娃的身上。事件弄得亚历赛耶夫娜惊惶失措。一开始，她连脚根也站不住了，但是，无情的现实使她恢复了常态。她既然是一位母亲，因此，就不能逃避对儿女所负的责任。她开始过劳苦的生活，竭尽全力不使孩子们感觉到生活供应的困难。丈夫的出走对于这个被遗弃的家庭并不是最后的打击。对于妻子儿女来说，这不过是冷酷残忍的继续发

展的第一个阶段而已。所幸的是，亚历赛耶夫娜的高尚的道德帮助她克服了对她进行袭击的灾难。对于被父亲所遗弃的子女的命运的双重责任感，帮助她克服了物质上的艰难困苦。

馬卡連柯說，“不論是‘高尚的’唐璜^①或卑鄙的唐璜現在还是有很多，他們帶着令人作嘔的弱点追求恋爱追求到別人的家里，同时到处扔下成群的半孤儿。这些唐璜一方面裝作自由恋爱的拥护者，另一方面，也随时表示关心他們的遺弃了的孩子，但总的來說，他們完全不配称为人，完全不配得到我們的原諒”。

馬卡連柯的故事揭穿了好色之徒的全部丑态。在这篇故事里，正跟在其余的故事里一样，馬卡連柯的思想是进步的。

* * *

家庭集体中的威权、紀律和自由的問題是家庭教育上的最复杂的問題。

有不少的父母天真地認為，他們对于儿女的威权好象是一种类似父母权限上的不可分割的属性似的，好象是一种类似父母势所必备的东西似的，这是一种极其錯誤的想法。馬卡連柯肯定地說：“为子女而特意树立的威权是不能存在的。这种威权永远是一种人为的威权，而且永远是徒劳无益的。”不能以人工的方式来建立威信，不能把它跟强制和威胁混为一談，因为，父母威信的根源“只出于一个地方：那就是父母的操行，包括行为的各方面——換句話說，就是包括父母两人的全部生活：他們的工作、思想、习惯、感覺和意图”。因此，有了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所具有的那种有充分价值的、覺悟的、劳动的有道德的生活与行为，父母才能形

① 唐璜(Дон-жуан):西班牙中世紀傳說中的风流貴族，是一个玩弄女性的人。——譯者

成正确的教育方向，才可以提供“对待孩子的正确方法，特别是提供劳动、纪律、休息、游戏和……威权的正确的方式”。

馬卡連柯从儿童游戏这方面来审察随着組織家庭内部生活而同时发生的那些矛盾。这种方法无疑地是很正确的。游戏构成了学齡前儿童和低年級儿童生活上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在游戏中間，显然表現着儿童性格的各个方面。从父母对儿童游戏所采取的态度方面，尤其可以判断他們所具有的教育子女的能力。

真理最容易在比較当中显示出来。为了判断父母在树立家庭秩序方面所采取的各种原則的正确性和效率起見，馬卡連柯把那沙罗夫、謹地宾、高罗芬与庫里洛夫斯基四家人作了一次分析。

不同的家庭，不同的教育原則，其結果也是各式各样的。

在父母对待瓦夏·那沙罗夫的态度方面表現着有理智的爱与关切的指导。既不压抑幼年时代正在发育的个性，也不漫无节制地放纵这种个性所具有的一切幻想。瓦夏从幼年时代就养成了尊重父母的劳动、竭力对他们进行帮助和不提出任何过分要求的习惯。父母方面对他也沒有任何粗心大意和宽容姑息的表现。瓦夏的父母是以尊重而又一本正經的严肃态度和兴趣来对待儿子的游戏及其童年幻想的，这里面沒有半点虚伪。父母的榜样，他們內部的紀律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引起了瓦夏方面的一种自然而然的摹仿以及毫无任何强迫之感地承认父母的威信。家庭里面树立着理想的秩序，这种秩序沒有庸俗的斤斤計較的痕迹。在那沙罗夫的家庭中間可以感到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的气氛，社会主义家庭教育學的原則在那里得到了最充分的实施。

高罗芬的家庭就不是这样了。父亲的头脑里曾經一度产生了一个“幸福的”念头，这就是在父母和子女当中建立一种以友誼为基础的相互关系。馬卡連柯在这方面表示意見說：如果认真这样

做倒也不坏，父母和子女是可以而且应该成为朋友，可是在他们之间应当保持相当的距离。“如果女儿和母亲不仅是朋友，而且还是女伴，而父亲和儿子不仅是朋友，而且是暗交，甚至还是酒友的时候，那么，各种其他的特点，即教育上所需要的特点，就会在无形中消失了。”

在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友好关系中，“分寸感”的保持是异常重要的，否则全盘的教育工作就会一败涂地，正如高罗芬家里所发生的事件一样。在年纪还小的时候，孩子们跟父母的那种过分自由的态度，曾使“自由思想家”的高罗芬受到了如此的感动，但是当孩子们长大成人的时候，这种自由态度就在各种不良行为里表现出来。

孩子们在各方面都表现了目无长輩的自作主张。在日常生活方面也好，在全体成员的相互关系上也好，家里到处是一片混乱。自由变成了肆无忌憚。父母的威信完全感觉不到了。纪律的概念跟这种家庭是完全不相容的。这里，子女的生活、游戏、兴趣和前途是很少由父母作主的。父母的生活与行为，对于子女来说，也是不大感到兴趣的，甚至是陌生的。高罗芬的家庭是没有秩序的家庭的一个例子，而这种家庭的无秩序状态是由于把正确的理想弄得怪诞百出而产生的。

鞋匠謹地宾一家在教育思想上的特点是这里谈不到任何教育学。米加在大街上受着教育，而在淘气的情况下他就要额外收到一份“白桦皮鞭子”的礼物。

但是，計劃科长库里洛夫斯基的家庭在我們这个时代又成了强制的父性威权的一个稀有的例子。家里盛行着对于父亲的崇拜。一切都由他来作主。他很少迁就子女的意見。他的每一句话都是法律。孩子们在一切琐碎事情上都有一种不由自主的感觉。他們

对于自由的嬉戏和打鬧是不敢設想的，因为这将会引起父亲的不滿。假如能考慮到，威信就是庫里洛夫斯基的唯一的教育原則，他的家庭中的秩序和紀律是父亲的威信的后果而并非儿女的自覺，那么，类似这种家庭生活的种种奇形怪状的現象，是很容易想象得出的。

生活总归是要战胜一切的。在兒童們的一場有趣味的軍事游戏里，使得来自不同人家的那些孩子打成了一片。父母們都关心这次儿童游戏的事情演变过程。他們对于各人子女的奇思妙想以及他們彼此之間所发生的冲突产生了不同的反应。从父母对于子女的行为所抱的态度方面尤其明显地揭示了家庭教育方面的优点和缺点。工人那沙罗夫是父母当中展开的那場爭論的胜利者，他的英明的見解及其对子女教育所持的深思熟慮的态度，澄清了其余那些家庭的混乱的、不正常的現象。

作者为这样复杂的一个教育問題所写的故事，在艺术方面也获得了頗大的成功。作者以儿童軍事游戏为背景描画出他的教育思想，他把这种游戏写得十分逼真，以至使你不再去設想这篇故事的教育学上的意义，使你十分津津有味地感受到那些令人神往的儿童游戏。作者本人显然也被这个題目吸引住了。游戏的描写本身在一个时刻也使他进入了忘我境界，因而并没有以足够的說服力来強調提出那些教育学上的結論，虽然他原来是想以这些結論来喚起讀者的注意的。

* * *

关于年輕的姑娘柳芭·高利罗娃的故事，可以作为提出性教育方面一个严重而又很少探討过的問題的开場白。这个女孩子曾經在相当短的时间经历了若干次愛情的失敗，而且最后也不會找到一个配得上她的爱情的“真正的”朋友。

关于儿童的性教育問題，是教育学上最尖銳、最“具有冒險性”的問題。有一些教育学家把这个問題过分地簡單化了，他們把它归入性“启蒙”一类的問題里去。他們把用自然科学的知識对儿童解釋有关生育秘密的各种微弱的企图去对抗老婆婆們的关于仙鹤与白菜的故事。

然而，趋向于另一个极端，即許可对儿童毫无拘束地談論性的問題，也是不應該的。

如果教育家不象执行特殊任务似地去从事儿童的“性启蒙”，那就比什么都好了。馬卡連柯断言：“不管跟儿童談論什么‘生育秘密’的‘性’問題，都不能增进儿童到相当时期自然就会有的那种知識……这种秘密的揭露，即使用最聪明的方式来进行，也只会增强生理方面对爱的要求，养成的不是性的情感，而是性的好奇心，并会把恋爱誤作簡單而易解的东西。”

在学校里正确地安排自然常識這門課程的講授，是可以使孩子們在这方面受到合理的、科学的訓練的。

然而，儿童的性教育和“性启蒙”是不能混为一談的。性教育的任务要复杂得多。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在这种任务能服从于人的文化与社会发展这一更普通的任务的时候，它才会得到正确的解决。

馬卡連柯說：“性教育还应当包括培养对于性問題的真誠尊重，即所謂純洁的态度。約束自己的情感、想象和正在产生的欲望的能力，是一种最不可缺少的能力，这种能力对社会的重要性还没有充分地为人所重視。”他接下去又說：“性生活的修养不是开端，而是終結。单独地培养性的情感，我們仍不能教育好一个公民；在教育公民的时候，我們也已經进行培养性的情感的工作，不过这种情感已經為我們教育学所注意的基本方向予以提高了。”